

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

主编 杨晓敏

我想我是船

田洪波

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河南文艺出版社与《小小说选刊》共同打造
三十年精选作品。

作者以细腻通透的文笔，审视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，通过不同视角，诠释了当今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、精神追求和奋斗历程，以及对历史的再思考，作品情节紧凑，意蕴深邃，语言平实。

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

主编 杨晓敏

我想我是船

田洪波

／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想我是船/田洪波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1.10

(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765-551-0

I. ①我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915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 - 65379196
承印单位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0.5
字 数 164 000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 18.5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目录

第一辑 青苹果乐园

- 002 雨打窗棂
- 005 我的遥远的杭州
- 008 血麦
- 011 口琴声声
- 014 亲亲土豆
- 017 回家
- 020 功臣
- 023 180度
- 026 冬日离别

第二辑 神秘漂流瓶

- 030 会呼吸的痛
033 陌生
036 我想我是船
039 本真
041 障碍
044 证明给谁看
047 残缺
050 倒带
053 树上有个人

第三辑 别说对不起

- 056 主座
058 单面镜
061 心墙
064 把酒问情人
067 发现贼王
070 碎片
073 喊山
075 孤单心事
078 叹服

第四辑 再回到从前

- 082 恍惚
085 马然的理想
088 假小子的手

- 091 潘静的小红花
094 棺画
097 小生
100 马兰花开二十一
103 铃儿响叮当
106 我们那时候

第五辑 爱就一个字

- 110 施救
113 类似爱情
116 粹爱
119 撮合
122 九天
125 怀念一个人
128 原声
131 东北大哥
134 简单爱

第六辑 心碎了无痕

- 137 喀秋莎
14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
143 红莓花儿开
146 老武的绢花
149 头道贩子
152 风诉
155 荒滩
158 沙粒
161 距离

第一辑

青苹果乐园



雨打窗棂



雨说下就下起来了，而且下得很急，密集的雨点把饭馆的窗棂打出有节奏的声响。

这时已近半夜，还算宽阔的饭馆只有两桌顾客，已经微醉的我，还有另一桌的四个人，再就是老板和老板娘。事实上，我等于被困在饭馆里了，我已经想好不再逗留。我相信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，下岗于我并不是世界末日。但这么大这么急的雨，我怎么走得出去呢？

我无聊地点燃一支烟。我的嘴早抽得有些麻木了，我只是机械地抽，同时无助地望着水蒙蒙的窗外。

旁桌的四个人一直在热议着什么，这会儿达到了高潮。有人站了起来，把手抚在胸前，眼睛可能平视着前方吧，因为我正背对着他们，但我猜得出来。他们醉酒的声音不能不让我警觉起耳朵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！”

一桌人鼓起掌来。

我本能地想扭头，但我怕影响了他们的情绪。我把自己当成一尊木偶。

听到凳子挪动的声音，无疑又有人站起来了，这回掌声先响起：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四个人朗声大笑。

我依然麻木着，我让自己的麻木对应他们越来越高涨的情绪。我不想有什么麻烦。

好像又有第三个人站起来了，这次却静得出奇。那人的声音很浑厚：“多少事，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
他博得的掌声最热烈，也持久。

就是傻子也会知道了，他们争相背诵的是老人家的语录，他们似乎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下过乡的，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，有过一番惊天壮举的，有过无数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的。在酒精的刺激下，他们又痴狂了。

我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。

接下来轮到第四个人了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”

有人说：“你偷工减料了。”

那个人与他们抢白，气氛始终高涨。他们的激情终于牵出了老板，老板是一个微胖的中年人，他以赞赏的目光看着他们。

我也转过了身子。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。

他们喊着：“继续！”

我这才发现，他们年龄相仿，都是在五十岁左右。

一个瘦弱的男人先站起来：“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”紧接着一个娃娃脸站起来：“横空出世，莽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”又有一个黑脸膛接过：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！”最后一位是大胡子：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！”

他们自己鼓起掌来。老板也为他们鼓起掌。

高调的碰杯声，再次引发他们的狂笑。他们似乎不关心窗外的雨，不关心有什么人在注意他们，他们这会儿只有他们自己，只有他们的青葱岁月。我有些动容，也钦佩他们的记忆力。扭头看去，窗外的雨依然下个不停，于是收转回心思，下意识地也思索几条语录，却发现总是很模糊，只能是零星半点。

他们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有人将凳子往一边拾掇，腾出一大片比较宽敞的地方，然后斜出弓步，双手高举，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：“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



要对您讲。”这次我一眼就看懂了，那是忠字舞。

那人的动作，博得大家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没人认为他们可笑。老板喊出了他媳妇，他们也饶有趣味地观看。

大胡子配合地做出双手按压胸部的动作：“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。”之后，他把两手放到腮帮上，仰头向上望，手指还呈放射状一闪一闪地动。

瘦弱男人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，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画在胸前：“一颗红心献给您！”

娃娃脸非常默契地单腿脚尖着地，跳跃着，另一条腿则不断后踢，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。

他们又发出会意的笑声。有人举杯说：“为我们的青春干杯！”有人配合：“为我们的壮怀激烈干杯！”瘦弱男人沉吟一下：“为我们还活着干杯！”他们高高举过杯，深深饮下酒，然后是长时间的静默。

娃娃脸先哭了起来，起始他的声音很小，只是把身体伏在桌上，但越来越难以控制，最后就哭出了声，有人用手拍他的后背安慰他。另几个人，渐渐地眼里也有了泪水，他们不再说话，只是互相用手拍对方的肩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我的眼睛也潮湿了。

他们起身结账时，老板深意地看着他们，说今天这桌饭他给免单了，当然也包括我的。他说：“我也下过乡，就算是我们有缘吧。”然后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。

我也走过去与他们握手。我这才发现，自己的泪水不知何时早盈满了眼眶，有人重重地捶下我的肩，惊喜地叫了声：“你们看，雨停了！”

我的遥远的杭州



元旦的日历刚刚撕下，刘晓红他们四个知青就筹划着回家的事了。

那天开过年工资，几个人就乐颠颠地去了一趟镇里，买回许多东西，大包小裹地倒腾起来，只有王广胜，一个人低头出门抽起闷烟。

在这之前，大家曾约他一起搭伴回家，但王广胜谢绝了。由于他块头大，平日里就比刘晓红他们花销多。今年拿到手的工资不过 30 元零点。核计来算计去，尽管强烈地想念白发苍苍的母亲，最终王广胜还是决心不回去了。

从胜利大队到莽山屯要买长途车票 5 元，从莽山屯到佳木斯火车票是 10 元；从佳木斯到上海硬座火车票要 33.3 元；从上海到杭州要 3.6 元，光路费就差不多了，路上还需要几天时间的吃喝，怎么掰手指头数都不够啊！

其实，王广胜当天晚上就失眠了。夜里他默默流泪，他已经快两年没回家了，寡居多年的母亲是他永远的牵挂。

“有啥需要我们给你带的东西？”不知何时，刘晓红站在他身后。

王广胜急忙把眼睛看向天：“不，不用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”

刘晓红沉默一下，用手轻轻捶了捶王广胜，但王广胜没动，半晌，猛地转身进屋：“我帮你们收拾东西！”



刘晓红眼圈也红了，她知道王广胜心里难受，叹了口气，跟进屋去。

房东老何让刘晓红他们放心，他会换着花样给王广胜做吃的，保证不会亏待他，把几个人说笑了，才放心地上路。

当天晚上，老何的屋子里清静了许多，只有高粱米的清香缭绕。老何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卷五香干豆腐，小心地切开，拼成一盘。又洗了几块白菜、萝卜，倒上一碟大酱，烫上两壶白酒，招呼王广胜吃饭。王广胜没滋没味地吃着，却并不说话。老何偷偷瞥他一眼：“如果你真的想家，想你母亲，其实也不难。”

王广胜吃惊地看着老何。老何一笑：“我知道你开的那点儿工资不够路费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借你点儿钱。”

王广胜想笑得轻松些，嘴角却下意识地牵出一丝苦笑。

老何眯眼：“我知道你这孩子会拒绝。”

老何说着倒满酒：“你面薄，这我知道，其实也没打算让你短时间还。不过，我还有个主意，就是从莽山屯到佳木斯这段路程，你如果敢逃票的话，能逃成，再精打细算地花，估计这一趟路费也就够了。”

王广胜已经喝得脸红了，决然地摇摇头。逃票，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过程，也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。再怎么困难，他也不能干啊！当然，老何这是为自己好，为自己着想。王广胜无言地冲老何举了举杯。

晚上，王广胜彻底地在炕上烙开了饼，快天亮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随后的几天也是，整个人无精打采。

小米，面食，老何变换着给王广胜做着吃，但王广胜就是说不出那个谢字。他把力气都用到了黑土地上，发疯似的干活。

春节刚过，刘晓红他们就回来了，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气。大家给王广胜带回许多东西。刘晓红还给王广胜买了一副耐磨的手套，王广胜的心稍平静了些。

那天，王广胜肚子不舒服，被队长特批提前回家了，却正好撞上邻居王婶从老何家走出来的背影。王婶挥手说着回吧，别客气，没面没米了再去我那儿拿。

王广胜的心突然一紧，想着老何那几天对他的照顾，脸热了起来。他想说什么，一米八的大个子矗在那儿，半天却没动。

中午返回队部，有人给他带来一封信，是母亲寄来的。王广胜激动不已，颤抖着手急忙撕开。母亲在信上说，他托战友带给她的30元钱和20斤粮票已经

收到了,让他别亏着身体,她一切安好。

30元钱? 20斤粮票? 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! 几乎一年的工分啊! 王广胜惊呆了。

他想到了刘晓红他们,想到他们回来后,绝口不提回家的事,想到他们小心翼翼的神态,想到他们带给他的那些东西,想到他们怎样历尽艰难,在杭州的偏僻小巷里找到他的家,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一张张钱票递到母亲的手中。

王广胜蹲下身,哭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

血 麦



麦子终于收割完了。晓萍软成了一摊泥。

麦香开始强烈地刺激她的神经。

她想到了家中的爸妈。想当初，十八岁的晓萍嚷着要插队到北大荒时，爸妈是何等的惊诧啊，认为晓萍简直是疯了，一则她的哥哥已下乡到了呼伦贝尔草原，并不需要她再去受那份罪，二则她才刚刚成年，能吃得了那份苦？但晓萍是执拗的，她偷偷办理手续，等爸妈知道消息时，她已经要踏上火车了。

虽然北大荒的艰苦想象过无数次，事实上，晓萍还是把它看简单了。绵长几十里的荒草甸子，夜间经常出没的野兽，牛羊粪冻在黑土里的结实劲儿，以及割麦把手磨出的水泡，让晓萍不止一次流过泪。但她不承认自己是心血来潮。

因此，晓萍在麦子收割完的那个下午，决定回家给爸妈送一次面粉。

“去了麸子、黑面，就是特白的富强面了。我想回家，让父母也尝尝自己打的粮食！”晓萍和三姐说。

三姐欣赏地看着晓萍。三姐是她们六个姐妹的主心骨。每天晚上睡觉，三姐总把一根木棒放在门后，挨到姐妹们都睡着了才肯合眼。她们劳动时要方便，三姐会把大家拢在一起，合成一个圆圈作掩护。每次吃饭有豆角什么的，三姐也

总把自己的那份往姐妹的碗里拨。当然这之中晓萍最受益。特别是劳动强度很大的割麦，虽然大家喊着震天动地般的口号，一会儿就淹没在黄色的麦浪中了，晓萍还是半天也割不到头。她不断地伸腰，站起来，然后再伸腰。三姐就掰她的手看，果然就看到晓萍手上的水泡。三姐就让自己慢下来，一点点教晓萍正确的割法。生产队长有意让晓萍去干择草的活，但晓萍不服输。一场麦收下来，晓萍在三姐的帮助下，已能很有经验地割麦了。

三姐为晓萍的孝顺感到安慰，可她和队长说后却遭到了反对。队长认为晓萍太幼稚，且不说从知青点到老爷岭火车站有二十多里的路程，来回怎么走是个问题，更主要的是这段路不安全，时有野兽出没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？三姐无奈，只好把话捎给晓萍，晓萍赌气说，我一个人回家碍着谁了？麦子收完了，就没什么大事了嘛，再说，我也快一年没回过家了，想爸爸妈妈。

三姐后来决定由她骑车去送晓萍，一袋面粉放自行车后架上，让晓萍坐车前杠上。队长还是担心，拧着眉头说，我再派两个男生和你们一起去吧，路上太危险，但三姐却拿出一根扁担笑着说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

想着三姐平日里哥哥样的担当，队长只好点头了。他给了晓萍一星期的假，让她们多加小心。战友推来金鹿牌自行车，千叮万嘱把姐俩送出了知青点。

走不远天就下雨了。三姐拿出塑料布，小心地盖在面粉上。晓萍不由更佩服三姐。后来晓萍突然想起什么，说三姐，来时我看队长找你谈了话，他都说了什么，能告诉我吗？三姐笑着摇头，说等你回来再告诉你。

两人到太阳升镇，三姐提议照张相留个纪念。晓萍当然满心欢喜。两人让照相师傅给题了“姐妹情深”的字。在火车站分手时，晓萍嘱咐三姐路上多加小心。三姐说放心吧，我逛完镇子就回去。

晓萍就回家了。尽管由于她欠缺经验，面粉带回家时略有变质，但父母依然高兴得不得了。

晓萍是带着一种成就感回到知青点的，但她发现，迎接她的气氛非常不妙。

大家都噤着声。没人和她说什么，眼泪都在眼里转，晓萍最后央求到队长，队长半晌才抖颤着嘴唇告诉晓萍，三姐在回来的路上出意外了。他们只找到了她的一双鞋，以及近乎破碎的自行车，还有一只胳膊的骨头。

晓萍撕心裂肺地号哭一声，就晕厥了过去。等她意识清醒时，才知自己躺在



宿舍的炕上，三姐遭遇恶狼的猜测再次刺着她的心。

晓萍自此滴水不进。她常常自责。她想象没有三姐的家会是什么样子。她的四个弟妹还有人照顾吗？两位老人怎么办？后来她听说两位老人来处理三姐后事时，是花白着头发走的，那个凄惶的画面让晓萍泪流得更凶。

晓萍想起了队长那天给三姐说的话，就去问他都说了什么。队长沉默很久才告诉她，按照组织上对三姐的考察，不久，她就可以拿到一个回城的指标了。晓萍哭着跑出了队部。

虽然有人暗中看着晓萍，晓萍还是想尽一切办法，总是偷去那条土路上寻找狼的踪迹。不过每次她都很失望，每次她都像丢了魂一样。

那个细雨霏霏的早晨，已接到回城指令的晓萍早早来到三姐的墓前。她默默流泪，把很多供品摆在墓前，说三姐，原谅妹妹的少不更事吧！原谅我吧！

晓萍把头磕出很大的声响，并且一直磕，直到鲜血淋漓。

“姐啊！”紧接着，晓萍发出了狼嚎般的一声喊叫。

口琴声声



怎么办呢？他一次次问自己，依然没有特别稳妥的答案，愁绪便像雾一样层层包裹了他，使他每日都习惯使然地坐在土岗上，忧郁地吹他的口琴。

——这是下乡插队的第四个年头，知青队友走了大半，可他却像一块巨石，似乎要卧在窝儿岭村了，母亲斑驳的白发，青梅竹马的惠莲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牵挂。

每走一个知青队友，他都会郁闷地喝上几杯酒，眼前的现实他不是看不明白，有回城的指标，多半都由有点实权的人分配了，到知青点名额已经所剩无几，僧多粥少，他又能奈何什么呢？

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《喀秋莎》……他吹了一曲又一曲。

其实，他也有过扎根黑土地的打算，但见自己的知青队友做了上门女婿，却当不了一家之主，他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。

他习惯了大上海的喧哗，习惯了小巷里鸡毛蒜皮的生活，也就是说，与其说他离不开母亲，不如说他离不开从小一起长大的惠莲。他难忘与她的月下谈心，难忘她湿漉漉的吻。

他也不是没努力过，曾给大队部的主管领导送过点心罐头什么的，但领导只